

群紅圖說

卷十二 雜說四

ル 5

110

12

品 5

110

12



支錢所
那中

長江圖說卷第十二 雜說一

長沙黃翼升昌岐閱定

懷甯馬徵麟素臣著
衡山王香倬子雲參
全椒吳漢東雲章

地之形勢兩山之間必有川三條之山江河二水界之北龍行河北南龍行江南中龍行江河之間然中國入河之水為省六入江之水為省八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而陝甘之南境廣西之北境皆有入江之水其發源則河自崑崙之東江自崑崙之西是江源遠於河源而納水亦多於河

江自四川敘州府以上為二幹北為岷江西南為金沙江岷江發源四川北境之岷山岷山記作汶又經所謂岷山導江者也漢志蜀郡岷道縣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水經岷山在蜀郡岷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即瀆山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按漢志二千餘里上似脫萬字水經之氏道乃漢志之岷氏道其漢志別有氏道縣屬隴西郡在今甘肅秦州清水縣西東南逕龍安府松潘廳治東又南逕茂州西北汶江西北來入之漢志汶江縣江此水經注汶出徼外嶓山西王輪阪下南行東注大江蘇代告楚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南逕其治西又西南逕汶川縣治西又南至桃關又南至成都府灌縣治南分數派東流者為沱至瀘州治南還又二派東

南流逕郫縣合於成都治南西南流為文井江漢志水經郫縣逕成都縣二江雙流郡下風俗通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文翁為蜀守立講室作石室於城南數派南流者合於新津縣治東南水經又東南逕犍為武陽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於江按江原在今成都又南府崇慶州東十里武陽在今眉州彭山縣東江會李冰所導也又逕眉州治與文井江會於眉州彭山縣東江會李冰所導也又逕眉州治東又逕青神縣東又逕嘉定府治樂山縣東南青衣江西北來

大江所出注岷山即瀆山又謂之汶阜山在徽外按漢志二千
餘里上似脫萬字水經之氏道乃漢志之瀾氏道其漢志別有
氏道縣屬隴西郡在今甘肅秦州清水縣西
南志云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兩地懸絕矣
潘廳治東又南逕茂州西北汶江西北來入之
漢志汶江縣江
此水經注汶出徽外嶓山西北玉輪阪下南行東注大江蘇代告
楚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
又南逕其治西又西南逕汶川縣治西又南至桃關又南至成
都府灌縣治南分數派東流者為沱
至瀘州治南還
又二派東

南流逕郫縣合於成都治南西南流為文井江
漢志水經郫縣
逕成都縣二江雙流郡下風俗通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
都兩江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文翁為蜀守立講室作石室於
城南數派南流者合於新津縣治東南
水經又東南過犍為武陽
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於江按江原在今成都又南
府崇慶州東十里武陽在今眉州彭山縣東
水經注又與文井
與文井江會於眉州彭山縣東
江會李冰所導也
又逕眉州治
東又逕青神縣東又逕嘉定府治樂山縣東南青衣江西北來
大渡河西南來入之
水經青衣水沫水西南來合而注之注又
水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荆人暨令死尸隨水上荆
人求之不得暨令至汶山下復生起見望帝望帝死尸隨水上荆
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蜀水不流帝使暨令
鑿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
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按南安漢縣屬犍為郡當
即今樂山縣治地志韻編今釋云在夾江縣西北二十里誤又
東南逕犍為縣治東又至敘州府治宜賓縣北金沙江西南來
入之
水經又東南過犍道縣北若水淹水
合從西來注之按若水即金沙江
金沙江源出吐番
南流數千里入雲南境
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
水之閒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
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崑崙山西附西極也
又南逕東逕
麗江府治麗江縣北又南逕其東又右過枯木河又東打冲河
北來入之
水經淹水出越巂遂久縣徼外東南至青蛉縣又東
過姑復縣南東入於若水按遂久在今四川甯遠府

鹽源縣西青蛉即今雲南楚雄府大姚縣治姑復又南過龍川
在今雲南永北廳東南淹水今謂之打冲河也
江又東至雷應山北右過白馬口水經注若水又逕會無縣有駿馬河出縣東高山按會無
即今甯遠府又東雲南省治南滇池水北流注之又東北逕東
會理州治又東雲南省治南滇池水北流注之又東北逕東
川府治會澤縣西又北過牛欄江又至四川敘州府雷波廳境
又東逕其治南又逕屏山縣治南又東橫江西南來入之水經
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注瀘水源自曲羅嚮下三百里
兩峰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艱按朱提在今宜
賓縣又東迤北至敘州府治宜賓縣城東會於岷江水經又東
西南又東迤北至敘州府治宜賓縣城東會於岷江水經又東
縣入於江按犍道漢縣犍爲郡治在今東過南廣口黑墩河
宜賓西南唐犍道縣即今宜賓治也
水西南來注之水經注江水又與符黑水合水出甯州南廣郡
今敘州府又東北逕南溪縣南又南至瀘州江安縣北又東北
至瀘州治南沱江西北來合之水經又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
注之注雒水出雒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經日出三危山
所未詳按江陽即今瀘州治雒今成都府漢州治此即江沱經
注於其發源及首又東逕合江縣治北又東赤水河南來注之
受江處皆不了又東逕合江縣治北又東赤水河南來注之
水經又東過符縣北郭東南鰲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縣故
巴夷之地漢武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
者也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甯州平夷郡營縣北逕安樂縣
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按符在今合江縣西六里營在今
貴州遵義府遵義縣西安樂當在遵義府仁懷縣仁懷
廳之西境地理韻編今釋云在合江縣西六里誤矣又北東

游溪北來注之又東逕重慶府江津縣北又北東逕重慶府治
巴縣南西漢水北來會之水經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
注之注強水即羌水宕渠水即潛水渝西漢水水經亦謂出
水按江州漢縣巴郡治在今巴縣西
甘肅秦州南之嶓冢山非漢水導源之嶓冢漢源嶓冢在今陝
里彼漾東流南流逕階州成縣東又南逕陝西漢中府略陽縣
此漾南流也南流逕階州成縣東又南逕陝西漢中府略陽縣
西漢水按氏道見前沮縣在今略陽縣東百一十里又逕漢

至瀘州治南沱江西北來合之水經又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注之注雒水出雒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經日出三危山所未詳按江陽即今瀘州治雒今成都府漢州治此即江沱經注於其發源及首又東逕合江縣治北又東赤水河南來注之受江處皆不了又東逕合江縣治北又東赤水河南來注之水經又東過符縣北郭東南南歸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注縣故巴夷之地漢武建元六年以唐蒙爲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甯州平夷郡營縣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按符在今合江縣西六里營在今貴州遵義府遵義縣西安樂當在遵義府仁懷縣仁懷又北東廳之西境地理韻編今釋云在台江縣西六里誤矣

游溪北來注之又東逕重慶府江津縣北又北東逕重慶府治巴縣南西漢水北來會之水經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注之注強水即羌水宕渠水即潛水渝西漢水水經亦謂出甘肅秦州南之嶓冢山非漢水導源之嶓冢漢源嶓冢在今陝里彼漾東流南流逕階州成縣東又南逕陝西漢中府略陽縣西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按氐道見前沮縣在今略陽縣東百一十里又逕漢源嶓冢之西又逕四川保甯府廣元縣西又西南逕昭化縣東北羌水白水西北來合流入之羌水出江源岷山之東東流逕玉壘關白水西來合之白水出四川松潘廳北土司境東流入甘肅境逕文縣南又東南合於羌水又南入四川境逕昭化縣北入於西漢水水經漾水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按白水在今昭化西北葭萌在東南五里又南逕保甯府蒼溪縣治東又逕保甯府治閬中縣西南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注巴西郡治也劉璋分三巴此其一也按閬中在今閬中西又逕南部縣東北又東南逕順慶府蓬州東北屈逕其西南又西南逕順慶府治南充縣東又南爲嘉陵江又東南逕重慶府定遠縣東又南至合州東北宕渠水東北來入之今俗謂之渠河出綏定府太平縣逕綏定府治達縣南又西南巴水北來注之又西南逕渠縣東南又西南入於西漢水水經注漾水逕宕

渠縣東又東南合宕渠水按宕渠縣在今渠縣東北西漢水逕其西言東誤也又西南逕合州治東涪水西北來入之涪水出松潘廳之東境東南流逕龍安府平武東南逕潼川府治三台縣東南逕江油縣東南逕洪縣東南梓潼河逕梓潼鹽亭二縣南流入之又南逕遂寧縣東南逕安縣東南逕安居縣北又東至合州南東入於西漢水經漾水又東南過江州縣東注涪水入之庾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按江州縣蓋即今合州治所謂對二水口又東南至塗山南水經注北岸有塗山南有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羣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於此也重慶府治巴縣東北南入於江漾水經東南入於江按水經不云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縣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漢劉澄之曰從阿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聊記異聞以俟知者又東北逕長壽縣南又東逕涪州治北延江水南來入之經水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梓潼柯郡北流延江水今亦曰烏江西屈注之按枳漢屬巴郡在今涪州西又東逕貴陽府修文也江出貴州大定府威甯州東逕大定府南又東逕貴陽府修文縣北又北東逕開州北又東過遵義府治遵義縣南水經延江南廣縣東至牂柯縣又東屈北又東逕平越州甕安餘慶二流按南廣見前甕在今遵義縣西又東逕平越州甕安餘慶二縣北又東北逕石阡府北又逕思南府治安化縣城東又北逕印江縣西又逕四川酉陽州西北入涪陵水更始水東北流注

之湖北施南府咸豐縣及酉陽州黔江縣之費水西南流注之四水經緯相交水經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注更始水即延縣東故巴郡之南鄙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按涪陵水出西陽州彭水縣治南浦今夔州府萬縣治又按水經謂延江水至酉陽入於酉水而入沅注謂更始水東南入遷又北逕彭水縣遷陵在今湖南永順府保靖縣東皆誤也又北逕彭水縣治西涪陵水源東北來會之又西小烏江南來入之又西屈而北至涪州治東入於江又東北至忠州酆都縣西又東逕

又東至枳縣西延江水從梓潼郡北流
西屈注之按枳漢屬巴郡在今涪州西
延江水
今亦曰烏江
下流即涪陵
江出貴州大定府威甯州東逕大定府南又東逕貴陽府修文
縣北又北東逕開州北又東過遵義府治遵義縣南
水經延江
水出犍爲
南廣縣東至梓潼縣又東屈北
又東逕平越州甕安餘慶二
流按南廣見前營在今遵義縣西
縣北又東北逕石阡府北又逕思南府治安化縣城東又北逕
印江縣西又逕四川西陽州西北入涪陵水更始水東北流注

之湖北施南府咸豐縣及西陽州黔江縣之費水西南流注之
四水經緯相交
水經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注更始水即延
縣東故巴郡之南鄙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按涪陵水出
西陽州彭水縣治南浦今夔州府萬縣治又按水經謂延江水
至西陽入於西水而入沅注謂更始水東南入遷
陵縣遷陵在今湖南永順府保靖縣東皆誤也
又北逕彭水
縣治西涪陵水源東北來會之又西小烏江南來入之又西屈
而北至涪州治東入於江
又東北至忠州酆都縣西又東逕
其南又東北逕忠州治東南又逕夔州府萬縣治南又東逕雲
陽縣治南又逕夔州府治奉節縣南又逕白帝城永安宮南
主先
終於此託孤於丞相亮處也水經注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
壘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陳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
自壘西去聚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陳旣成自今行師庶
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
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又東逕魚復縣故
城南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羣蠻叛楚莊王伐
之七遇皆北惟碑僚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
述名之爲白帝取其王色蜀章武二年劉備爲吳所破改白帝
爲永安劉璋所改巴東郡治也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爲譙道福
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爲雨道上施水天公直下至
江中有似猿臂相又逕瞿塘峽瞿塘瀨瀨天下之險與巫山西
牽引汲然後得水又逕瞿塘峽瞿塘瀨瀨天下之險與巫山西
谿峽三峽之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
水迴復沿源所忌蓋昔禹鑿以通江者也
又逕巫山峽長百
里
巫山縣治南又東出巫峽爲蜀楚分界
水經又東出江關入
南郡界注巫峽首尾

百六十里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
天蔽空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夏水襄陵沿沂阻絕或王命
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又逕湖北宜昌府巴東縣
北又東南逕歸州治南水經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縣故歸鄉
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
廢疾不立而居於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
六年楚以喻令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
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即離騷所謂女
類嬋媛以詈余也城蓋備征吳其見從因名秭歸即離騷所謂女
田宅北六十里有故宅宅東北六十里對丹陽城險峭壁立信天
存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是
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地理志以爲吳子之丹陽是
爲非也按姊歸又東逕流頭灘水經注其水浚激奔暴魚鼈所
即今歸州治又逕西陵峽爲荆楚西門水經注又東逕黃牛
千餘里下水五又逕西陵峽爲荆楚西門水經注又東逕黃牛
人負手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江湍紆迴途逕信宿猶見此
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自黃
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清水深絕壁千丈江水歷
禹斷江南北有七谷邨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舊傳
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出峽東南
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出峽東南
逕宜昌府治東湖縣西南水經又東過夷陵縣南注江水出峽
東逕故城城北所謂陸抗城也即山爲廬四而天險又有故城南
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孫吳更名西陵按
夷陵漢屬南郡晉屬宜都郡在今東湖縣東今東湖縣治爲明夷
至陵江流至縣西始出險就平故曰夷陵大江自歸州東屈曲
入此百又東南六十逕荆門虎牙之間水經注荆門在南上合
物

卷三 雜說四 七

象受名二山楚之西塞也公孫述遣將據險爲浮橋以絕水路
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率舟師攻之因風縱火
遂斬又逕荆州府宜都縣治東北夷水西來注之南過夷道
縣北夷水從很山縣南東北注之按夷道在今宜又逕枝江縣
都縣西北很山在今宜昌府北注長陽縣西八十五里又逕枝江縣
治北水經又東過枝江縣南注其地夷廠北據大江江汜枝分
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又東逕北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枚
也按枝江在今枝江縣東北又東逕北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枚
回洲水經注江陵縣西有洲號曰枚回又東右過采穴至虎渡

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百許里山水紆曲絕壁千丈江水歷
禹斷江南北有七谷邨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者舊傳
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出峽東南
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出峽東南
逕宜昌府治東湖縣西南水經又東過夷陵縣南注江水出峽
東逕故城北所謂陸抗城也卽山爲壩四而天險又有故城南
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孫吳更名西陵按
夷陵漢屬南郡晉屬宜都郡在今東湖縣東今東湖治爲明夷
至陵江流至縣西始出險就平故曰夷陵大江自歸州東屈曲
入此百又東南六十逕荆門虎牙之間水經注荆門在南上合
入十里又東南六十逕荆門虎牙之間水經注荆門在南上合

象受名二山楚之西塞也公孫述遣將據險爲浮橋以絕水路
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率舟師攻之因風縱火
遂斬又逕荆州府宜都縣治東北夷水西來注之南過夷道
其將又逕荆州府宜都縣治東北夷水西來注之南過夷道
縣北夷水從很山縣南東北注之按夷道在今宜又逕枝江縣
都縣西北水經又東過枝江縣南注其地夷廠北據大江江汜枝分
治北水經又東過枝江縣南注其地夷廠北據大江江汜枝分
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爲大又東逕北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枝
也按枝江在今枝江縣東北又東逕北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枝
回洲水經注江陵縣西有洲號曰枚回又東右過采穴至虎渡
江口江水自此兩分而爲南北江也

蔡氏集傳曰禹受命治水冀州帝都在所當先然施功之序皆
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
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卽
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
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至
哉言矣異夫長源羅氏之爲說也曰禹之施功自下而上蓋以
禹貢所敘九州之次言之未嘗不笑之也上者水之源下者水
之委上者旣已襄且懷之則下者淹沒無餘矣今也治之而先
乎下萬萬無是理也吾固謂治水者必上流始禹豈能倒行而

逆施哉今按下流之沈鴻不先疏而洩之而遽施功上流則是以下流爲壑豬而積之愈增其浩瀚矣旣以上者懷襄下者淹沒無餘於無餘而復益以淹沒則下流之治安所措手乎且以淹沒無餘不能施功益之以上流之水其能忍而與此終古乎水性就下不先導其下而先導其上乃所謂倒行逆施者矣羅氏又曰攝伯禹之書而復之曰營手畫於九州之次而不得其說稽之九川之次以求之又不得其說於是退而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焉然後信予所謂始上流者斷不疑矣禹貢之書實非治水作也以定賦而附見伯禹之功也不知禹貢之書皆所以紀其治水施工之次第以垂萬世之大法以免萬世生民於其魚者也九州之次自下而上所謂決九川以距海先使水之大而卑者有所歸也九山之導自上而下所謂濬畎澮距川次令水之小而高者有所洩也凡此皆枝枝節節而爲之猶恐其未能竟體通暢也故復爲九川之導循其隧道順其脈絡徹其上下以濬滌之於此可見往來經略循環終始至再而至三觀於一地數見如一大別旣見於導山又見於導漢一九江旣見

於荊州又見於導山又見於導江可以知其勤矣至於四列之山祇及於雍梁冀豫荆之五州揚州之境惟上游敷淺原之一脈其克青徐之三州則不偁一山今欲據導山一節之文總括治水始終之次第豈克青徐揚之四州乃絕無畚耜工作之施邪又曰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是故壺

其魚者也九州之次自下而上所謂決九川以距海先使水之大而卑者有所歸也九山之導自上而下所謂濬畎澮距川次令水之小而高者有所洩也凡此皆枝枝節節而爲之猶恐其未能竟體通暢也故復爲九川之導循其隧道順其脈絡徹其上下以濬滌之於此可見往來經略循環終始至再而至三觀於一地數見如一大別既見於導山又見於導漢一九江既見

於荊州又見於導山又見於導江可以知其勤矣至於四列之山祇及於雍梁冀豫荆之五州揚州之境惟上游敷淺原之一脈其克青徐之三州則不偁一山今欲據導山一節之文總括治水始終之次第豈克青徐揚之四州乃絕無畚耜工作之施邪又曰別州者不緣乎其水而治水者不限乎其州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於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於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山也始於梁岐有以見上流之必先及於沱潛有以見下流之居後不知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之類別州者亦未嘗不緣乎其水治水者雖不限乎其州而大略皆以州之上下爲施工之先後至以梁岐爲梁雍之山而不知冀州之自有梁與岐也詳集傳以沱潛爲荊州之水而不知荆梁之各有沱潛也亦未嘗不限乎其州也乃欲據此以爲先上而後下之明徵其疏謬不已甚乎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尋益稷之文與禹貢先後次第若合符節羅氏倒其文曰濬畎澮以距之川決九川以距諸海先下乎哉試與循益稷之文而誦之果且先上乎哉羅氏之說不細後世之

洪水不可得而治

隄防之事起於戰國壅川自利以鄰爲壑然所作隄尙皆去水
二十餘里所謂水尙有所游盪也至漢而填淤肥美據爲田宅
金隄大起漸成聚落流水之壑漸狹則消洩逾緩消洩緩則易
致淤填隧道益高束縛益急而衝決之患自此始矣計其利害
久已得不償失賈讓治河議曰水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
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稍築室宅遂成聚落時至漂沒則
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自是以來代苦水患至宋而益
講求水利熙甯中遣使察農田水利蘇軾上書謂天下久平四
惟徒勞必江淮荆襄營田屯田之外元豐末鄭民憲上言祖宗
議於河北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陳恕樊知古招置營田於
河東北范仲淹屯田大興屯田於陝西耿望置屯田於襄州章惇初
築沅州亦爲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塞足國安民
因之計也屯田以耕耘瞻師旅而省轉輸此扈邊實塞足國安民
擾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民然前後施行或以兵民雜耕爲
擾又或以差借耨夫爲擾或以民然前後施行或以兵民雜耕爲
不償其費遂又報罷紹興六年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尋
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及江淮屯田各營田尋
悉領營田使郡國利病世忠張俊吳玠及江淮屯田各營田尋
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
之地漸涇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亦漸潰塌爲
政和以來有湖田之奉田文獻通考宋慶歷嘉祐間始有盜湖爲
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甚嚴政和以來

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

紹興之末有壩田之擾

續通考南宋慶
元時衛涇奏言

自是歲被水旱之害國家承平之時江浙平曠沃壤瀦洩得宜無水旱之憂自紹興
末軍中侵奪瀕湖水蕩創制堤堰號爲壩田民田已被其害隆
興乾道之後日廢月削所在圍田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
之江湖草蕩今皆田也豬水之地狹隘旱即易涸水源既壅則
江流填淤疏洩甚難水即易盈既以壅遏而致填淤益以填淤
蕩爲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而加壅遏明初承元季凋敝之後墾田修隄法禁明白湖河深
廣皖少地闊故水得漫衍停洩而無汎濫之患歲月寢久漸攘

築沅州亦為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
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扈邊實塞足國安民
之至計也屯田以兵營田以民然前後施行或以兵民雜耕為
擾或以差借耨夫為擾或以諸郡括牛為擾或以兵民雜耕為
擾又或以諸路廩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為擾至宋為荆南留
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吳玠及江淮屯田為營田尋
悉領營田使郡國利病世忠張浚吳玠及江淮屯田為營田尋
屯之計多將湖渚開墾田畝復沿江築隄以禦水故七澤受水
之地漸涇三江流水之道漸狹而溢其所築之隄亦漸潰塌
政和以來有湖田之奉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甚嚴政和以來

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紹興之末有壩田之擾續通考南宋慶
元時衛涇奏言
自是歲被水旱之害
國家承平之時江浙平曠沃壤瀦洩得宜無水旱之憂自紹興
末軍中侵奪瀦湖水蕩創制堤堰號為壩田民田已被其害隆
興乾道之後日廢月削所在圍田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間昔
之江湖草蕩今皆田也豬水之地狹隘旱即易涸水源既壅則
江流填淤疏洩甚難水即易盈既以壅遏而致填淤益以填淤
蕩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既以壅遏而致填淤益以填淤
而加壅遏明初承元季凋敝之後墾田修隄法禁明白湖河深
廣皖少地闊故水得漫衍停洩而無汎濫之患歲月寢久漸攘
為業且湖田稅輕民多利之隄防益多水愈湍激而衝啗之患
如水益深矣利病書成化甲午宏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
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隄防悉沈於淵民淺
者為棧深者為巢飄風劇雨長波巨濤煙
火斷絕哀號相聞沈溺死者動以千數國朝自道光之末
漂溺殆無虛歲又況陂澤盡為隴畝即偶免水患而旱魃災之
民安所逃命乎

江流出峽至荊州而始舒江防之隄自荆湖而愈迫殺上流之
勢無過分洩之一法故荆江南北舊有九穴十三口俾江漢湖
澤呼吸通暢盈虛消息得以互相挹注不致漲落懸絕為害也
今所可考而知者九穴之名而已松滋之采穴此蓋禹迹大江
經流說見前
自宋元時已先涇塞江陵南有虎渡為江經流說見後世列於

九穴之一爲分流入洞庭者宋乾道時漕臣李燾修虎渡堤又童承敘河防志曰虎渡穴口之隄先年愈退愈決直逼江口以遏水衝乃得無恙是亦屢經築塞矣而今尙幸南流如故北有章卜穴亦作獐捕元時沙市高陵半崩入江章穴遂湮又有郝穴明嘉靖時塞之二穴舊皆分江入漢者也石首有楊林宋穴調弦小岬四穴詳見圖中元大德七年以隄防屢決而開之至明而故道俱湮隆慶中議復諸穴亦惟濬調弦一口然迄今尙西南流通洞庭也監利有赤剝穴今或作尺八口亦大德時所開至明而湮沿江兩岸大隄縣亘數百千里究之穴口湮而隄圯所在潰決衝沒之慘未可以數計江漢並勢東趨黃蘄九江承其下流江之浩瀚奔騰更非荆湖之比所可分殺其勢者惟恃禹迹北江漢人所稱尋陽九派者也說見前後世謂之武穴亦曰武山穴又曰武家穴而亦塞於宋人之大隄說經家終莫得其處三江合流安徽居其總匯無可疏分所可恃者樅陽而下江身寬闊洩之尙易蘇省獨爲近海更可無虞乃近代以來潞灘洲渚節節壅塞處處圍田至於江陰入海之地潮落則舟虞淺滯港汊不容停泊冬月如此

夏秋漲發勢復襄襄矣

防以止水制起上古非後世壅遏之比顧氏謂絲禹同法平賈無稽謬甚

水之不能寬緩而衝激震撼也隄防侵削壅遏之爲害也固也然非盡隄防壅遏之害也所以致其壅遏者亦有故矣入江之水爲省八九深山窮谷石陵沙阜悉加壅闢以爲盡地力也夫天之阜民山川原隰各有其利山之所利在於竹木茶果而不在於菽麥稻粱此所貴於通功易事也乃山居之民莫不髡禿

瀚奔騰更非荆湖之比所可分殺其勢者惟恃禹迹北江漢人所稱尋陽九派者也說見前後世謂之武穴亦曰武山穴又曰武家穴而亦塞於宋人之大隄說經家終莫得其處三江合流安徽居其總匯無可疏分所可恃者樅陽而下江身寬闊洩之尚易蘇省獨爲近海更可無虞乃近代以來潞灘洲渚節節壅塞處處圍田至於江陰入海之地潮落則舟虞淺滯港汊不容停泊冬月如此

夏秋漲發勢復襄襄矣防以止水制起上古非後世壅遏之比顧氏謂繇禹同法平賈無稽謬甚水之不能寬緩而衝激震撼也隄防侵削壅遏之爲害也固也然非盡隄防壅遏之害也所以致其壅遏者亦有故矣入江之水爲省八九深山窮谷石陵沙阜悉加墾闢以爲盡地力也夫天之阜民山川原隰各有其利山之所利在於竹木茶果而不在于菽麥稻粱此所貴於通功易事也乃山居之民莫不髡禿其山燒薙而犁鋤之究其收成殊爲瘠薄而土脈疏浮沙石迸裂隨雨流注逐波轉移其沙石之重者近填谿谷其泥滓之輕者盪積而爲洲渚平潭湖澤遠塞江河谿谷填則近山之田畝受其漫壓江河塞則近水之田畝遭其漂蕩湖澤湮則既虞水溢旋慮旱乾山民之所利甚微而原隰膏腴之產罹害何窮夫圍田之弊貪其肥淤而害及井牧開山之弊苦其磽瘠而致廢膏腴圍田者見利之在前而不知害之在後也開山者損材木自然之利於己而顯貽耕鑿之害於人是故開山圍田皆有例禁而開山之禁尤當致嚴於圍田也

大江遷變已見於上游者初改而爲采穴久且就湮再徙而爲

虎渡細若衣帶荆江號稱江津賸汜易爲適派矣今則郝穴石
首之間至於浮沙移動水無經道冬月深廣可丈尺計舟帆上
下莫識其處說見圖中蓋緣下游有所梗塞泥塗淘汰已盡浮沙不
得流行水勢愈益噴激故相推動久必塞如采穴勢將再徙而
南猶河之再徙而北也再徙而南公安鄉華容等縣之排澤
而居者容有陸處之日乎長江下流其變遷不似黃河之甚者
以兩岸之多山非若河南之千里平曠也然而日日淤淺汎濫
已不減於堯年而況廣陵常潤而下平原廣漠又能保其必無
遷徙之患哉其遷變之小者如揚子橋
狠五山之類已見前文

治江之道觀於古人之論治河而可知漢平當有言經義有決
河深川無隄防雍塞之文此鯀所以殛禹所以興以堯舜之聖
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賈讓治河議曰古者立國居民必
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亾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
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
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
止然其死可立而待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

使言今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期月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亾數
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
此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多穿漕渠得以漑田分殺水怒
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亾已數逢其害此最
下策二子之言可爲行水龜鑑矣乃雲間王氏則曰徙其旁民

河深川無隄防雍塞之文此鯀所以殛禹所以興以堯舜之聖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賈讓治河議曰古者立國居民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亾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

使言今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期月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亾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多穿漕渠得以溉田分殺水怒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亾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二子之言可爲行水龜鑑矣乃雲間王氏則曰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彼所慮者只冀州耳今歷青兗豫徐之境皆爲冀州安能盡徙故昔之上策今爲迂議究其爲說不過曰旣決之後用下策塞之旋塞旋決旋決旋塞無可奈何而已殊不思河身愈積而愈高塞之愈難決之愈暴北無所容徙而之南南無所容徙而再北南北並無所容則江河所經在在皆爲谿壑其爲禍患不堪設想豈治世安民疆理土地者所宜出此哉然則爲今之計將如何曰五者並舉而可矣一曰禁開山以清其源二曰急疏濬以暢其流三曰開穴口以分其勢四曰議割棄以寬其地五曰修陂渠以蓄其餘五者並舉大川易洩小川有所蓄廢棄無多所全甚眾此外無

良策也至於增隄塞潰在前代或爲下策冀倖一時自今日視之直爲非策矣開穴卽賈氏之中策割棄卽其上策必並行之所謂眾擎易舉不致趨重一隅知難而退也或曰恒產有定而生齒日繁山巔水湄勤勞已甚豈得已哉且其生斯哭斯去此別無永業業之談何容易信乎上策果不可行於今日也曰子知開山圍澤之爲益之也而不知益之失其道其爲損也無算子知禁山決隄之損之也而不知損之得其道其爲益也亦無算山人居山澤人居澤自有各足之道求益於一脈而害及全體至全體受病一脈之益果自保乎凡持大計務實而已無務其名試計今日鑿山圍澤倖免於水旱之所入與夫良田正業歲所亾於水旱者孰多姑以國家蠲免賑濟之數計之豈鑿山圍澤偶一增入之賦可以當之乎而況於茫無津涯之所漂沒赤地千里之所枯槁乎此所謂欲益反損不待智計而決矣且生齒之繁所增於農民者十二三增於工商者三四增於閒民情游者益四五孰非穀食之人而猶足以贍之故田不加闢無損於農至於凶歲農民反多餓殍雖日加闢奚救死亾若夫

山民之不能並耕也須計見在山居戶口責於山水所及農田之家均派以平其糴示以年限俟其竹木樹藝之利旣成而後已其後時入山者不得援以爲例有司者簿記主持之則山原兩利之道也或曰疏河行水聖神之能事極唐虞之盛篤生一人而已何疏濬之易言也曰聖神能事道本中庸孟子云禹之治水行所無事可謂得其要領矣抑洪水於今日旣有禹貢施

歲所亾於水旱者孰多姑以 國家蠲免賑濟之數計之豈鑿
山圍澤偶一增入之賦可以當之乎而況於茫無津涯之所漂
沒赤地千里之所枯槁乎此所謂欲益反損不待智計而決矣
且生齒之繁所增於農民者十二三增於工商者三四增於閒
民情游者蓋四五孰非穀食之人而猶足以贍之故田不加闢
無損於農至於凶歲農民反多餓殍雖日加闢奚救死亾若夫

山民之不能並耕也須計見在山居戶口責於山水所及農田
之家均派以平其糴示以年限俟其竹木樹藝之利既成而後
已其後時入山者不得援以爲例有司者簿記主持之則山原
兩利之道也或曰疏河行水聖神之能事極唐虞之盛篤生一
人而已何疏濬之易言也曰聖神能事道本中庸孟子云禹之
治水行所無事可謂得其要領矣抑洪水於今日既有禹貢施
工次第之成規無須金簡玉字之神授又禹之治水啟龍門辟
伊闕析底柱破碣石鑿三峽斷七谷負黃龍鎖支祈功擬於神
明非人力所施今所疏治乃沙泥浮積之餘爾卽防海之輪船
施以蒺藜乘漲汎潮力以濬之罅圻稍啟水隨而盪滌始於海
門以次而上上流之泥沙雖動未必一蹴入海將必復壅於下
逐節震刷數四往返盪滌一分則江流暢利一分卽田廬獲保
一分行之不已禹一能之今百之禹十能之今千之不猶愈於
蹈堙水之覆轍乎輪船外以防海內以疏濬江河旣無複費亦
不重勞不亦可乎若乃穴口之復必須畚畚之功然一渠旣成
兩岸之隄亦就滂藉以洩旱藉以蓄復饒魚鰕之益永世之利

也雖其故道不可復知所穿皆必破民恒產然所廢者數十分之一爾以數十分之力彌縫其一必有以處之矣至所割棄非謂舉隄壩之田盡委而棄之也但使水得其壑而止爾且其所圍者本皆沮澤不耐風濤名爲棄之實則省其播種之資力不致望洋而虛擲又得數歲治隄之費及隄決所亡失之數以移徙安集之而有餘是拔之水中而登之衽席矣至於陂渠之修必蓄水於高源始蒙灌溉之利

文獻通考紹興五年實文閣待制李光言越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爲災

似無與於導水就下之事不知禹貢於九川滌源之後卽繼之曰九澤旣陂

集傳謂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

則是於洩水之時卽爲蓄水之計使九州之內旣不憂澇復不憂旱此聖人允執厥中之道無在不見其權衡而無俟戰國秦漢穿渠引漕始知灌溉之爲樂利也

帝王作用歷萬古而無偏弊率而行之兆民永賴矣其有偏弊待於補救者皆後之人各出私智不師古先自卽於偏弊爾其始非無小利近功之可悅其繼則偏弊生而補苴之術出其旣遂積重難返至於隳敗而不可收拾凡所立政立事莫不皆然

而況於神聖之治水爲亘古以來興利除害第一大政哉自隄防水利之說興凡所規畫皆知私而不知公見小而不見大謀近而不及遠趨利而不能避其害者也昔者聖人爲陂澤以蓄餘波而防其太盡後人爲隄防以禦洪濤而敵其方盛夫挾土以勝水鯀所以殛後世乃竊取其術以顯功名而偷享其利者方且歌謠而尸祝之以致微禹其魚之報夫隄防之初不過懼

潰決 具是方治之方也
澇復不憂旱此聖人允執厥中之道無在不見其權衡而無俟
戰國秦漢穿渠引漕始知灌溉之爲樂利也

帝王作用歷萬古而無偏弊率而行之兆民永賴矣其有偏弊
待於補救者皆後之人各出私智不師古先自卽於偏弊爾其
始非無小利近功之可悅其繼則偏弊生而補苴之術出其旣
遂積重難返至於隳敗而不可收拾凡所立政立事莫不皆然

而況於神聖之治水爲亘古以來興利除害第一大政哉自隄
防水利之說興凡所規畫皆知私而不知公見小而不見大謀
近而不及遠趨利而不能避其害者也昔者聖人爲陂澤以蓄
餘波而防其太盡後人爲隄防以禦洪濤而敵其方盛夫挾土
以勝水鯨所以殛後世乃竊取其術以顯功名而偷享其利者
方且歌謠而尸祝之以致微禹其魚之報夫隄防之初不過懼
水之侵嚙我也習而玩之因而利之乃挾隄防以侵嚙水矣自
漢以來曰腴月削國利其賦官貪其功民餌其利闌閭積爲鉅
鎮若江陵之章卜郝穴沔陽之新隄廣濟之武穴聚落漸成縣
龍坪皆商賈輻輳多至數千百家皆緣隄結屋邑如湖北之公安湖南之安鄉華容等縣皆所謂排水澤而居者此積羽沈舟羣輕折軸之勢
也水之爲隄防侵削縛束至於不能舒暢其流於是湍急震怒
汎濫橫決不惟所爭於水者呼吸之間漂沒立盡又波及不澇
之良田當年之并收同歸澤國倏葬江魚則又咎隄防之未堅
也天心之不仁而降災也於是繕潰增卑歲以爲常上耗 國
帑下罄民膏以從事於沮洳草澤之間行險而徼幸此與積薪
厝火寢處其上者何以辨焉夫水之有道猶人身之有竅曰填

其竅烏得不病既病而猶以通利之劑爲迂談可不爲之大哀乎且夫地有九州卽有四海有四列三條之山卽有南北兩條之谿壑以洩其水江有澧沅九江之會則生洞庭之澤以渟之有豫章之入則生鄱陽之澤以渟之故江得以舒緩其流漢之入江也曰潛曰夏曰沌皆其分洩之道也而猶未足以殺其勢也是故聖人爲彭蠡之澤以渟之爲北江以分之此所以斡旋造化者也地之有水也猶人身之有血脈行於隧道之中何致泛溢爲患哉是故水不激不怒不塞不溢不盡其利不羅其害是故經典垂萬世之大法

江入中國貫禹貢揚荆梁三州之域淮海惟揚州其境北倚長淮東南盡海

傳曰南距海通典曰東南距海

西至湖北黃州漢陽二府分界之武湖沙口水經注云荊州界盡於此蓋淮水發源桐柏陽邏之

長山亦發脈於桐柏故知荆揚之交在此考沿革者皆以黃州府境屬禹貢荊州誤也

餘見下

禹貢揚州全有今江南長淮以南

及江西浙閩全省湖北之黃州府境及武昌大冶興國諸州縣河南之光固粵東之潮嘉諸境

晉後史志每云五嶺之南至海並是揚境通典曰禹貢物產貢

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荆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今按荊州之界止於衡陽則五嶺之外不隸九州封域良是但不得以荆境南不及海以例揚境亦南不及海也經云淮海惟揚州言淮則西不及海可知揚境亦南不及海可知至福建之汀漳二府及廣東之潮州府嘉應州屬境在五嶺之第一嶺也嶺東嶺西之東南非復五嶺之南矣傳云南距海言南以該東也杜云東南語義尤備至謂南不及海則與經違矣胡氏謂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不知合九州封域以言海則海在東專據揚以言則海環其東南兩面春秋吳越祇古揚州東境一隅爾秦九江會稽二郡漢廬江

江入中國貫禹貢揚州之域淮海州其境土俗長

淮東南盡海傳曰南距海通西至湖北黃州漢陽二府分界之

武湖沙口水經注云荊州界盡於此蓋淮水發源桐柏陽邏之

長山亦發脈於桐柏故知荆揚之交在此考沿革者皆以黃州

府境屬禹貢荊州誤也餘見下禹貢揚州全有今江南長淮以南

及江西浙閩全省湖北之黃州府境及武昌大冶興國諸州縣

卷之三 雜說四 三

河南之光固粵東之潮嘉諸境晉後史志每云五嶺之南至海

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

若五嶺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荆而屬揚

此近史之誤也今按荊州之界止於衡陽則五嶺之外不隸九

州封域良是但不得以荆境南不及海以例揚境亦南不及海

也經云淮海惟揚州言淮則西北之境可知言海則東南之境

可知至福建之汀漳二府及廣東之潮州府嘉應州屬境在五

嶺之第一嶺即東嶠之東南非復五嶺之南矣傳云南距海

言南以該東也杜云東南語義尤備至謂南不及海則與經違

矣胡氏謂經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不知

合九州封域以言海則海在東專據揚以言則海環其東南兩

面春秋吳越祇古揚州東境一隅爾秦九江會稽二郡漢廬江

九江豫章丹陽會稽五郡六安廣陵二國及江夏郡之東境皆

古揚州而兩漢皆劃廣陵隸徐州至隋始擅揚州之稱其古揚

州始治歷陽即今和州後治曲阿今丹陽最後治建康又治會

稽皆不在今揚州屬境今揚州沿革詳見圖中

荆及衡陽惟荊州傳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漢志南郡臨

沮縣自注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左馮翊襄德縣下云禹貢

入渭雍州潯按襄德在今陝北條荆山在南洛水東南

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按南條荆山在今湖北襄陽府南

漳縣西南八十里荆門州遠安縣西北漢臨沮縣在今荆門州

當陽縣西北漢時荆山在其境為荆豫二州之界左傳昭四年

荆山九州之險也水經注蓋即荆山之稱而制州名矣故楚也

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王事唐六典山南道荆山三面

卷之三 雜說四 三

而止酈氏曰古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藉此表界差為近道
必由嶺嶺在揚境有五處故曰五嶺據水經注五嶺大庾最東為第一
南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
南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
在在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北嶺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南嶺在揚境東接南嶺
城黃岡踰江而南為武昌又西南為通山咸甯崇陽通城又南
為瀏陽醴陵攸縣茶陵又東南為興甯桂東桂陽又西南為宜

章皆與揚分界西界經無可見據戰國時巴楚分地約略言之
蓋自巴東踰江而南為建始施州麻陽沅州又東南為黔陽靖
州通道以訖興安與貴州廣西接界殷制有荆無梁爾雅漢南
山也自嶓冢以東至沙口凡在漢水南者皆為荆州然則禹貢
梁州之地荆亦兼之漢志云周改徐梁二州合之雍青併梁合
雍未可盡據漢江夏之西境及南郡武陵零
陵因家郡桂陽諸郡長沙一國皆荆州境
史記索隱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卽是九山
也古分爲三條故地理志有北條之荆山馬融以汧爲北條西
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鄭元分四列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
嶓冢爲陽列岐山爲次陽列集傳云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
爲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
之中又分爲二焉故有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大河南境之山南
條江漢北境之山江漢南境之山也今按四列之山必有三條
西傾嶓冢其間爲漢嶓冢岷山其間爲江然漢水入江江可統
漢故江河有南北二條之目則山亦自有南北中三條之稱以
江河兩界而名之則似壺口爲北條岷岐西傾嶓冢皆爲中條
岷山衡山爲南條然據漢志北條荆山南條荆山之語是大河
南北之山皆爲北條大江南北之山皆爲南條亦大別在漢北
亦大別在漢北蔡傳二條之中又分二焉其說可通

